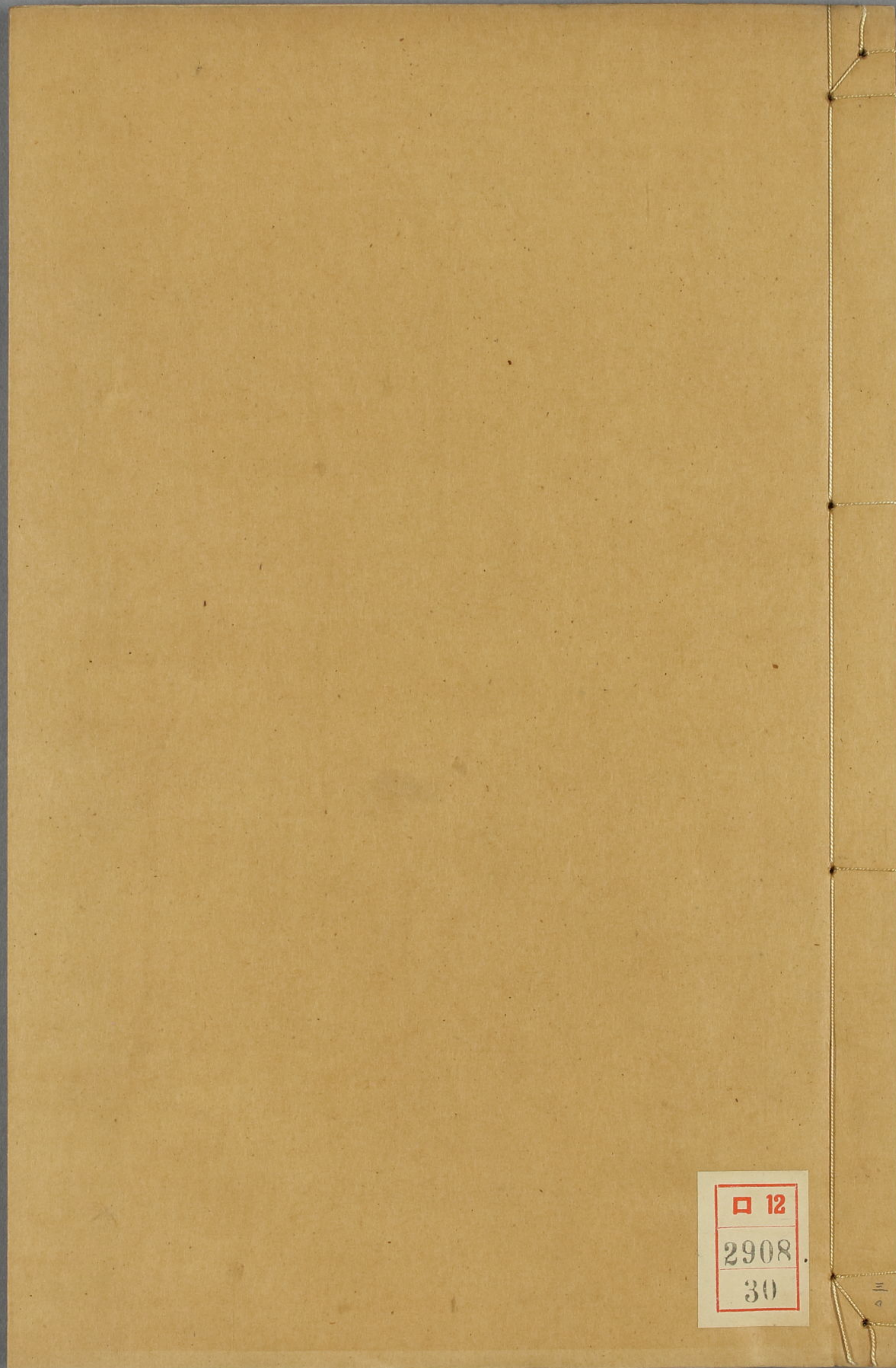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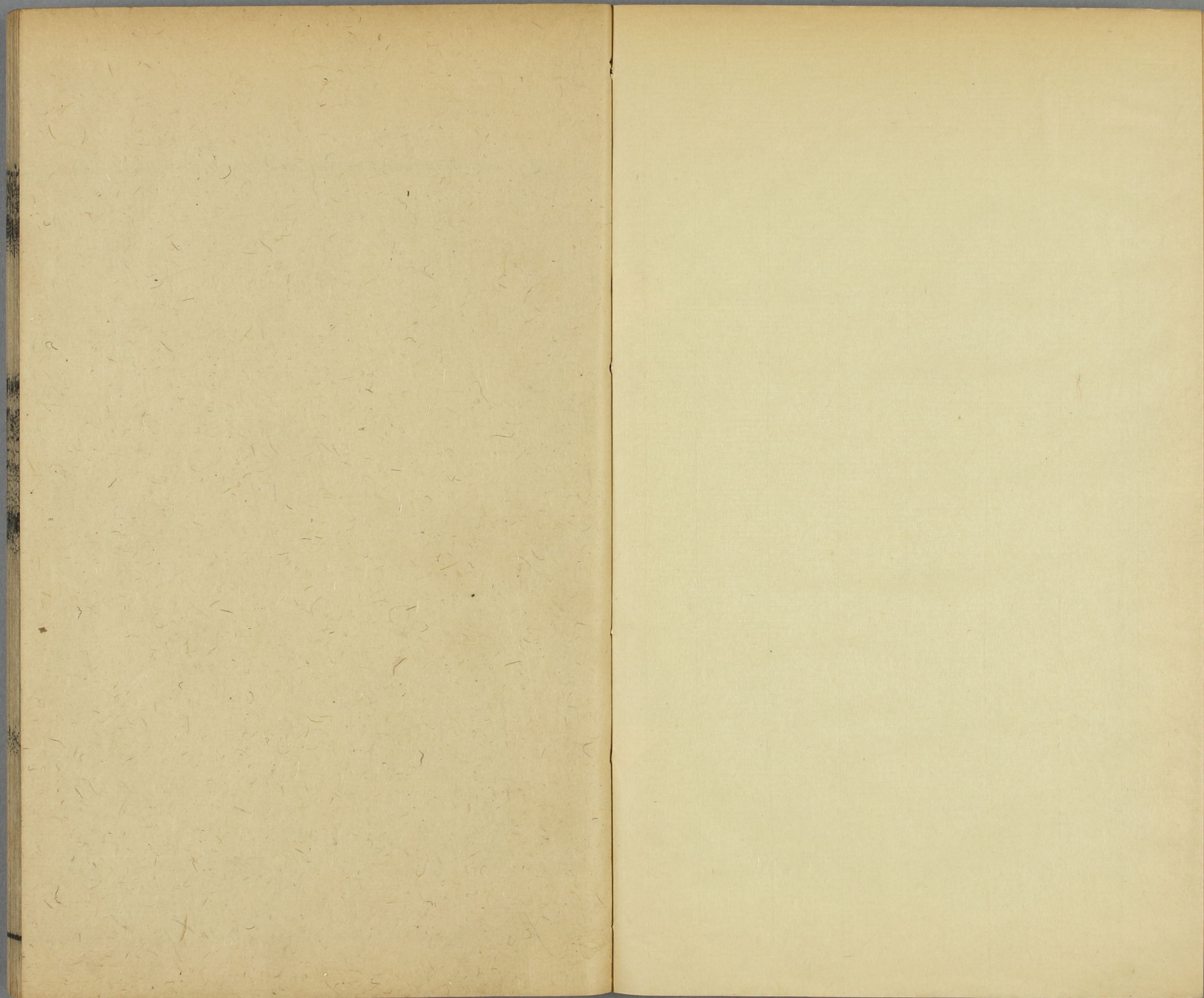




□ 12
2908
30





口 12
號 2908
卷 30

禮書卷第三十三十二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旗熊虎為旗

司常熊虎為旗師都建旗大司馬軍吏載旗考工
記熊旗六旂以象伐鄭氏曰伐屬白虎宿與然九
旗亦旗猶王侯皆謂之侯五溝皆謂之溝五涂皆
謂之涂八法皆謂之法也周禮言旗言大旗言旗
物言旌旗言旗鼓則旗與大旗云者熊虎之旗也



旗物旌旗旗鼓云者。有非熊虎之旗也。故鄉邑以旗物及田之前期致民。則以司徒之大旗。鄼長之作民以鼓。遂之起野役致民。則以遂之大旗。然則熊虎之旗。豈卑者所得而有耶。致民則以旗。旣至則弊之。故司常曰。致民置旗。弊之大。司馬曰。質明弊旗。誅後至者。蓋設而致之。使之一於所視。至而弊之。使之一於所聽也。旗之所用。不特軍旅田獵野役之事而已。凡祭祀各建軍旅會同賓客亦如之。蓋衆之所各。有虞人。有虞旗。有虞旌。何也。山虞掌山林之政令。山林者。

獸之所集。故有虞旗。以致禽澤。虞掌國澤之政令。澤者禽之所集。故有虞旌。以屬禽。熊虎之旗。蓋皆六旂先儒以爲遂大夫四命。四旂卿大夫六命。六旂不可考也。其杠之長短。則有差矣。鄭氏曰。山虞之旗。其仞數則短是也。先王之於旗。分之采物而禮意存焉。後世秦於四時各有所旂。月令春青旂夏青旂中央黃秋白冬黑鄭有蜚弧。晉有蠡旗。以至吳王之建肥胡武之靈旂。田蚡之曲旂。後漢之雲罕。皆一時之觀美而已。豈古制哉。

旗鳥隼爲旗

司常曰鳥隼爲旗爾雅曰錯革鳥曰旗朱雀與隼斬人

曰鳥旗七旂以象鵠火然司堂之大閼州里建旗

司馬之兵百官載旗何也軍法行前朱鳥後玄武

左青龍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則諸侯載交

龍之旂於左軍吏載熊虎之旗於右百官載鳥隼

之旗於前郊野載龜蛇之旂於後王載太常於其

中而加高焉此所謂招搖在上也然則州里建旗

者州里之常百官載旗者一時之事軍國之容固

不同耳干旄曰子子干旗蓋州里之臣也太常而

下五旗皆畫則旗畫鳥隼信矣郭璞釋爾雅謂旗

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卽禮記載鴻及鳴鳶其說非是也

旐龜蛇爲旐

司常龜蛇爲旐考工記龜蛇四旂以象營室爾雅

曰緇廣充幅長尋曰旐司常又曰縣鄙建旐大司

馬曰郊野載旐蓋田役軍旅王之事也雖命數不

同而同於四旂其所辨異者有名號存焉先儒謂

縣正四旂鄙師三旂其說無據詩曰子子干旌子

子干旗子子干旌又曰設此旐矣建彼旐矣又曰

建旐設旐爾雅曰注干首曰旐注旐首曰旌孟子

曰羽毛之美左傳范宣子假羽旄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襄十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定四年明日旆之賈公彥曰太常而下干首皆有旄羽蓋干首注以旄旄首注以旄則羽毛所以爲旗飾也旗皆有羽旄而全羽之旄折羽之旄又爲旗焉此所以道車旂車之所載澤虞之所建與夫飾旗者異矣書曰右秉白旄以麾樂師小舞有旄舞旄人掌敎散舞旄舞傳曰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捉足而歌八闋爾雅曰旄謂之龍山海有獸如牛四節有旄此旄牛也荀卿曰西海則有文旄班固地里志秦西近

印苻有旄西方之產也其尾可以飾旗亦可以飾舞

旛

鄭氏曰通帛爲大赤從周正色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敎而已

物

鄭氏曰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

司常通帛爲旛雜帛爲物爾雅因章曰旛左氏曰亡大旆之左旛又曰分康叔以少帛精茂旛旌蓋旛大赤也物少帛也旛爲大飾故孤卿建之物爲少帛故士建之左傳旛而鼓杜氏曰旛也爾雅曰緇廣充幅長尋曰旒是旗旗而上其色赤而不緇其幅長而不特尋也旛物之旂經無其說周禮典命自上公至

禮書卷第一百三十二
士其車旗各眡其命之數而行人上公建長九旂
侯伯七旂子男五旂皆以命數爲節然卽王之孤
卿六命大夫四命公侯伯之孤四命卿三命大夫
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旂物之
旂蓋亦稱是與旂旗旃旒之旂有常數者異也先
儒以爲旂物旂如燕尾此不可考聘禮卿載旂禮
也旣夕士載旂攝也

禮書卷第一百三十二

終

禮書卷第一百三十三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司常中冬大閱

王太常

諸侯旂

孤卿旂

大夫士物

師都旗

師都師帥也鄭氏云鄉遂大夫

州里

州里州所里也爾雅曰里邑也鄭氏云州長里宰

縣鄙旐

司馬中秋治兵

王太常

諸侯旂

軍吏旗

師都壇

師都師師也鄭氏云遂大夫

鄉遂物

鄉大夫遂大夫也鄭氏云鄉大夫

郊野旐

郊野縣師也鄭氏云州長縣正

百官旗

司常國之大閱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壇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旐司馬中秋治兵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壇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何也大閱軍實而已治兵則軍法在焉師都所以治徒役者也軍吏所以將卒伍者也大閱以治徒役為主故有師都而無軍吏治兵以將卒伍為主亦有治徒役者也故有軍吏又有師都大閱師都之所建治兵軍吏之所載皆熊虎之旗則大閱所以威衆者師都也治兵所以威衆者軍吏也二者蓋皆孤卿爲之故

其序在州里鄉遂之上。謂之吏則任以事也。謂之師則帥其衆也。謂之都則自采邑言之也。鄉師出田法于州里。州長攷州里之治。則州里州所里也。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若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會其車人之卒伍。以歲時徵野之貢賦。則郊野縣師也。大閱有師都而鄉遂乃鄉遂大夫也。百官軍中之百官也。禮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孟子曰百官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凡此所謂百官者。非卿大夫也。治兵之百官。蓋亦如此。鄭氏以大閱之師都爲鄉遂

大夫以治兵之師都爲遂大夫。以鄉遂爲卿大夫。以郊野爲州長。縣正以州里爲州長。與里宰以百官爲卿大夫。然以師都爲鄉遂大夫。又以爲遂大夫。是離師都而二之也。鄉遂則卿大夫與遂大夫也。以鄉遂爲鄉大夫。是合鄉遂而一之也。有鄉遂則州縣在所統矣。孰謂郊野乃州長縣正乎。鄙五百家然後爲一旅而有旄。孰謂里宰有所建乎。使其有所建。其可踰於縣鄙之旄而建旗乎。軍行卿大夫不爲將帥。則守國而已。孰謂百官乃卿大夫乎。

旌鄭氏曰全羽析羽皆五采繫於旌旌之上所謂注旌於干首

旌

司常全羽爲旌析羽爲旌道車載旌旂車載旌道車象路也旂車木路也象路建大赤以朝木路建大麾以田而有旌旌者蓋朝則建大赤燕出入則載旌田則建大麾鄙則載旌旌旌皆注旌而旌與羽又注於旗則羽可以飾旗又可以爲旗也書曰羽旒夏翟考工記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蓋古人於羽固用其自然者也不足則染以充之夏采言建綏明堂位言有虞氏之

綏於官言夏采於旗言建綏則所謂綏者旌旌而已復于四郊豈非其燕出入之地歟鄭氏釋明堂位曰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於義或然其以綏爲大麾則與夏采不合

龍旌

鄉射記曰君射於竟則龍旌鄭氏曰畫龍旌尚文章也通帛爲旌

翻旌

白羽與朱羽糅以鴻脰韜上二尋

鄉射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翻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旌大夫兕中以其物獲士以翻旌獲又曰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韜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

禮書卷第一百三十三
尋鄭氏謂此翻旌也不命之士無物然則君於國中無射也於郊大射也於竟賓射也翻旌之羽白與朱而已不若旌之備文旌之備文不若龍旂之備德故與羣臣燕射則以翻旌擇士而大射則以旌於鄰國君射則以龍旂龍旂蓋亦絳帛爲之先儒以爲旆如燕尾今姑存之詩曰值其鷺翻毛氏曰值持也顏師古曰立之而舞然春秋傳曰舞師題以旌夏則鷺翻蓋若今大樂二工執之以引舞者也值者遭之也詩曰左執翻周禮鄉師葬則執纛治役爾雅曰翻纛翳也郭璞曰翻葆幅也則纛

可以引舞可以習射亦可以治葬役也士射之獲與君同豈非順而撫者歟

禮書卷第一百三十四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青旌 鄭氏曰青青雀水鳥鳶鳴則將風鴻取飛有行列也虎取其有威勇也貔貅亦摯獸也

鳴鳶

飛鴻

虎皮

貔貅

摯壺

摯轡摯
畜附

禮記曰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考之周禮摯壺氏掌摯壺以令軍井摯轡以令舍摯畜以令糧春秋傳曰前茅慮無兵法行則持五旂溝坑揭黃衢路揭白水澗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此水載青旌塵載鳴鳶車騎載飛鴻士載虎皮摯載貔貅之意也蓋青雀習水者也鳶知風者也飛鴻則有列虎皮則有威貔貅則有猛皆各象其所見然也先儒謂青雀鳴鳶飛鴻皆畫

於旌而載之虎皮貔貅或舉其皮或畫其狀蓋禮無明說故兩存之書曰如熊如羆如虎如貔詩曰獻其貔皮爾雅曰貔白狐其子穀大字林曰貔豹屬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機疏曰貔似虎或曰似熊遼東人謂之白熊則白熊白狐執夷皆貔之異名

徽織

鄭氏曰徽織旌旗之細綴於膊上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

周官司常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壇大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旄道車載旒旂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大司馬中夏教芟舍

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主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事名號者。徽織所以題別衆臣。樹其某之事。其某之名。其某之號。今大閱禮象之於位。朝各就焉。徽織之書。則云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詩曰。織文鳥章。白旂央央。章織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記曰。殊徽號。左傳曰。揚徽者。公徒也。昭二十一年

九旗之物。既畫號名事之象。而又書以述之。畫之則略。書之則詳。司常於大閱頒旗物。則言畫。大司

馬於治兵。辨旗物之用。則言書。者頒旗物。建以閱之而已。辨旗物。則載而用焉。此治兵大閱之別也。兵法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是晝之相視者。以象夜之相聞者。以聲。故旗物有龍虎鳥龜之文。所以待晝事。有號名事。所以待夜事也。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織文鳥章。白旂央央。鄭氏以周禮之號名。詩之織文鳥章。皆爲徽織。謂徽織旌旗之細。若銘旌然。在朝則植之於位。在軍則衣之於身。然覲禮諸侯各就其旆而立。司常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則朝覲所建。無旌旗之細者也。

傳曰揚徽者公徒也。說文卒從衣，士卒之衣固
旌旗之細者，爲之題識。然非九旗之號名事也。司
常辨九旗之名物各有屬。此建旗者之屬，非衣徽
也。鄭氏以九旗之號名事與九旗之名物各有屬
皆爲衣徽，其說誤矣。昔晉攻狄，叔虎被羽，先登克
之。國語漢光武擊青犢，賈復亦被羽，先登敗之。然則
後世之被羽，蓋古衣徽之遺制爾。韋昭以被羽爲
繫飛鳥於背，若今負毳是也。章懷太子以被羽爲
執旌旗誤矣。

招大夫士以旌旂之禮

孟子曰：招虞人以皮冠，大夫以旌，士以旂，庶人以
旂。蓋田獵用皮冠，旂車載旌，諸侯建旂，孤卿建旂，
虞人掌田獵之事者也。故招以皮冠。大夫從游燕
之樂者也，故招以旌。士君之所禮者也，故招以旂。
庶人孤卿之所治者也，故招以旂。春秋之時，齊侯
田于沛。昭二十五年招虞人以弓，不進辭曰：昔我先君
之田也，旂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其
言與孟子不同者，王制曰：上大夫卿則孤卿上大
夫也，弓聘士之物也。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則
招大夫以旂，士以弓，以其所當用者招之而已。非

必先王之禮然也

禮書卷第一百三十五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車制

古者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則車之作尚矣或曰黃帝作軒冕不可攷也車之制象天以爲蓋象地以爲輿象斗以爲杠轂象二十八星以爲蓋弓象日月以爲輪輻前載而後戶前軌而後軫旁轡而首以較下軸而銜以轅對人者謂之對車

如舟者謂之軸。揉而相迎者謂之牙。輶之曲中謂之前疾。輶之土平謂之衡。衡之材與輿之下木皆曰任。以其力任於此也。轂之端與輶之下木皆曰輶。以其旁止於此也。輶可以名輿。可以名車。達常可以名部。輶前橫木可以名輅。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之也。其爲車也有長轂者有短轂者有杼輪者有倅輪者有反揉者有仄揉者有兩輪者有四輪者有有輻者有無輻者有曲輶者有直輶者輶車輶輶有一輶者有兩輶者有直輶者有曲輶者輶車輶輶廣箱者有方箱者有重較者有單較者或駕以馬

或駕以牛或輶以人或飾以物或飾以漆或樸以素要皆因宜以爲之制。稱事以爲之文也。然禮有屈伸名有抑揚故論其任重則雖庶人之牛車亦與大夫同稱大車。論其等威則雖諸侯之正路於王門曰偏駕而已。

五路

玉路鄭氏曰玉路金路象路以玉金象飾諸末革路輶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木路不輶以革漆之而已

金路

象路

革路

木路

路大也。玉路、金路、象路，以金玉象飾之也。革路，鞞而漆之。木路，漆之而不鞞，則有飾者皆鞞而漆。鞞而漆者，無飾也。玉路，賜樊纓十有再，就金路，鈎樊纓七，就象路，朱樊纓七，就革路，龍勒條纓五，就木路，前樊鵠纓者，錫在顙，鈎在頤，朱者，勒之色。龍者，勒之飾。詩言鏤錫，左傳言錫鸞和鈴，昭其聲也。莊周言齊之以月，題錫白金也。鏤其文也。月，題其象也。則錫象月而鏤之，又昭其聲也。詩言鈎膺，采芑曰鈎

謂之韉。詩曰：『鞞革金厄。』儀禮：『士纓轡，貝勒。』夫諸侯

之鞞，革有金厄。毛義曰：厄，鳥蠲也。士之勒，有貝飾，則玉之

革路有龍勒，宜矣。巾車行人言樊纓，禮記左傳皆作繁纓。繁纓十有再，就九就七就五就之，別此左傳所謂游纓，昭其數也。杜預曰：『纓在馬膺前如索，幫則纓非鞞也。樊然為鞞之飾耳。』杜子春謂故書鵠或為結，則前樊結纓者，無就而結之。爾條則不結，則條纓垂而長者也。然則錫也，鈎也，朱也，龍勒也，玉、金、象、革四路，蓋皆有之。采芑言方叔之車鈎

膺倅革韓奕言韓侯之車鉤膺鏤錫夫方叔在征則革路矣而有鉤膺

釋詩者謂方叔乘金路然金路以封同姓而方叔不必同

姓又非就封其於師干宜乘革路

韓侯就封則象路矣而有鏤錫

是錫不特施於玉路而鉤不特施於金路也以此觀之則禮所謂錫也鉤也朱也龍勒也條也各舉其一互相備也若夫木車則質而已故前樊結纓前樊結纓則結其前而非全結也巾車言五者之節皆其首面領膺之著者也故不及腹帶鄭康成以樊爲鞶帶之鞶又以龍爲九條爲條前爲剪非也纓蓋用組爲之與冠纓同五采一匝爲就與圭

纁冕旒之就同鄭司農以士喪馬纓三就爲削革三重康成謂樊纓以五采翬飾之又謂金路無錫有鉤鵠纓就數與革路同殆不然也禮曰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詩曰路車有奭毛氏曰奭赤貌路車之飾皆丹漆矣然禮言玉路以祀又言素車之乘蓋王之祀天自國至大次則乘玉路自大次以升壇則乘素車猶之聽祭報以皮弁及祭則服大裘寬也巾車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革路以卽戎以封四衛木路以田以封蕃國言同姓以封而不言以封同姓言異姓以封而

不言以封異姓則嫌以賓獨賓同姓以朝獨朝異姓故也然同姓一異姓二以異姓對庶姓則庶姓非異姓也司儀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孔子以南宮緇為異姓則異姓姻也庶姓非姻也以異姓對同姓則庶姓亦異姓而已故巾車金路封同姓象路封異姓禮記於侯牧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凡此所謂異姓者庶姓預之也同姓亦曰內姓異姓亦曰外姓左傳曰同姓選親外姓選舊宣十二年

王行五路先後之儀

綴路

金路也孔安國曰太路玉綴路金先路象次路革木也

大路

玉路

次路

本路

次路

革路

先路

象路

書曰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禮器曰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然則周官馭玉路者謂之大馭則玉路謂之大路獨周為然若夫商之大輅則木路而已春秋傳與荀卿曰大路越席禮器與郊社牲曰大

禮記 卷之三十五 五
路繁纓一就明堂位曰大路商路也孔子曰乘商之路皆水路也然禮器與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則同其言次路繁纓五就七就則不同者先王之路降殺以兩反此而加多焉蓋亦以兩而已大路一就先路三就則次路有五就七就者矣書言次路以兼革木二路則商之次路五就七就庸豈一車耶鄭氏以七就爲誤是過論也夫綴路金路也以其綴於玉路故也先路象路也以其行道之所先故也次路革路水路也以其次於象路故也周官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

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蓋王之行也乘玉路而先之以象路次之以革路水路而金路綴於玉路之後觀書先路在左塾之前而居西次輅在右塾之前而居東春秋之時鄭侯以先路三命之服賜子展以次路再命之服賜子產魯以先路三命之服賜晉三帥以一命之服賜司馬與師以下則先路固貴於次路矣孔安國亦以先路爲象路蓋亦有所受之也諸侯有先路後路亦有大路樂記亦曰大路天子之路所以贈諸侯雜記諸侯之唱有乘黃大路相禘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

衣蓋諸侯之六路則金路謂之大路猶熊侯謂之
大夫侯春秋傳稱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僖二
年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定四王賜鄭子
僑以大路襄十五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襄二十四年杜氏
以賜魯衛晉之大路皆金路賜穆叔子僑之大路
當是革木二路此不可考

禮書卷第一百三十五終

禮書卷第一百三十六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重翟

先儒謂重翟當玉路右從王祭祀先王先
公羣小祀所乘者也衛侯夫人始嫁翟弗

厭翟

以朝蓋厭翟也則王
后始嫁重翟可知
厭翟當金路右從王賓饗諸侯者也行人
上公再裸侯伯而下皆一裸則再裸者后
亞之一裸者后不與內宰云賓客之裸獻
是也王姬下嫁於諸侯車不繫其夫下王
后一等不得乘重翟則上公與侯伯夫人
皆乘厭
翟可知

安車

后朝王之車然則諸侯夫人亦應乘此以朝君

翟車

王后出桑及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乘翟車九嬪與孤妻同乘夏簪二十七世婦與

卿妻同乘夏縵女御與大夫妻同乘墨車

士妻攝乘乘亦墨車非攝則棧車而已諸

侯以下夫人祭祀賓饗出桑赤朝君皆可

知也唐制翟車青質青紬纁朱裏通憶紅

紫絡帶及帷厭翟質紫紬纁朱裏通憶紅

錦絡帶及帷翟車黃紬纁黃裏通憶白車

箱飾翟羽朱絲絳綱鞶纓色皆從車質

輦車

輦車無面飾無蔽幄則漆之而已說文曰輦有輻曰輪無輻曰幹鄭氏釋巾車曰輦車

崇蓋半乘車之輪

巾車王右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彫面鷺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

車組輓有翟羽蓋者重翟重其羽而不厭厭翟次其羽而不重翟車則不重不厭以羽飾之而已五路言翟言車而不言路二翟言翟而不言車者不言路避王也不言車車不足以名之也孤言夏簪卿言夏縵至墨車以下然後言車是亦飾盛者以飾名飾殺者以車名也重翟錫面厭翟勒面安車彫面翟車貝面鄭司農曰錫馬面錫鄭康成曰勒面如玉龍勒之韋爲當面飾然則錫面者錫飾馬面也勒面彫面貝面蓋亦若此勒面以韋則錫面彫面貝面以韋可知也錫必鏤之則彫面亦鏤錫

可知也。錫面彫面以金，貝面以貝，則勒面有錫，亦可知也。或言勒，或言彫，互備也。馬飾莫隆於錫，勒飾莫殺於貝，故巾車於王之正路，言錫樊纓，儀禮於士之喪車，貝勒此重翟。厭翟安車，所以錫面而翟車，所以貝面也。重翟，朱總，厭翟，績總。安車，鷩總。翟車，組總。鄭司農曰：鷩總者，青黑色，以繒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康成曰：朱總，績總，其施之如鷩總。車衡轡亦宜有焉。考之於詩曰：朱幘鑣鑣。毛氏曰：人君以朱纒鑣，扇汗且以爲飾。此蓋朱總也。組總則纒鑣而已，非必扇汗也。施之直馬耳與。

衡轡不可得而知也。朱色純，績色雜，鷩色青黑。安車之轡，取象於鷩者，以其在涇在沙而安，故也。三車取飾於翟者，以其守死而不犯，分被文以相質，故也。翟車有幄，則無容蓋。輦車有翼蓋，則無蔽。安車則無翼，無蔽。輦車無面飾，無蔽幄，漆之而已。隆殺之節然也。婦人不立乘，謂之安車，則五路皆安車也。特於無翼無蔽者，命之曰安車，以其不飾以羽，與四者異也。鄭氏曰：重翟從王祭祀，厭翟從王饗賓，安車初王翟車出，桑輦車從容於宮中，以謂祭祀賓客行禮也。故有容蓋出，桑適遠也。故有幄。

禮書卷第一
朝王不必蔽。娶宮中不必蔽。幄理或然也。詩述衛夫人之朝君。則曰翟芾以朝者。以其始來乘之也。故安車未用焉。

禮書卷第一百三十六終

禮書卷第一百三十七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夏篆

鄭氏曰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篆爾。墨車不畫也。棧車不革鞅而漆之。役車方栢。

夏縵

說文縵縵無文也。漢律曰賜衣者縵表白裏。然則夏縵以其無篆文故也。

墨車

棧車

役車

輪人曰陳篆必正禮記曰丹漆彫幾之美又曰國
家靡敝車不彫幾則篆者彫篆之文也夏篆者篆
其車而五采畫之也夏縵五采畫之而不篆墨車
墨漆之而不畫棧車素之而不漆考工記曰飾車
欲侈棧車欲弇以尊者侈而伸卑者弇而屈故也
春秋傳曰晉絳人謂山崩川竭君降服乘縵則縵
車無文非夏縵也。吳起曰縵輪籠轂詩曰有棧之車行彼
周道則士車非役車也周禮曰庶人乘役車則乘
以供役非特載任器也鄭氏釋詩以棧車為役車
釋周禮以棧車飾以漆役車載任器又以篆為畫

以畫為畫轂其說誤也役車牛車也棧亦作輶齊
逢丑父寢於輶中是也

大車

大車牛車也鄭氏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轂長半柯者也說文曰輶大車簣也

柏車

鄭氏曰柏車山車

羊車

鄭司農云羊車謂車羊門也玄謂羊善也羊車若漢定張車較長七尺

書曰肇牽牛車輶人曰大車輶直必縊其牛則大
車牛車也牛車大則柏車中車羊車小車也大車
以行澤柏車以行山羊車以行宮中車人所謂行
澤者欲短轂行山欲長轂行澤者反輶。史謂下行
山者仄輶此大車柏車之辨也鄭氏謂羊車若漢

定張車宮內所用蓋有所受之也大車兩轅也故
車人言凡爲轅三其輪崇徹廣六尺高長六尺轍
廣六尺則與駟車八尺之轍不同高長六尺則與
六尺六寸之衡不同是兩轅之車一牛在轅內故
短而轍狹一轅之車兩服在轅外故衡長而轍
廣也大車轍長尺五寸圍尺五寸輻長四尺五寸
渠圍二丈七尺輪崇九尺牙圍尺五寸縷一寸轅
二丈七尺柏車轍車長二尺圍二尺輻長三尺渠
圍一丈八尺輪崇六尺牙圍尺二寸縷大半寸轅
一丈八尺大車輪高轅長柏車輪卑轅短輪高轅

長而轍短小輪卑轅短而轍長大者以其行山澤
不同故也大車牝服二柯有三分柯之二則八尺
矣羊車二柯有三分柯之一則七尺矣柏車二柯
則六尺矣柏車較短而轍輻牙長羊車較長而轍
輻牙小者以其行山與宮中不同故也輪人之牙
車人謂之梁海物有曰車渠蓋以其象名之也輿人之較車人謂
之牝服詩曰終日牽牛不以服箱毛氏曰服牝服也輿人之衡車人謂
之鬲輿人之爲起度於輿廣車人之爲車起度
於柯長輿人之車其箱廣而不方廣六尺六寸車
隧四尺四寸人之車箱方而不廣則其制之異可知矣語曰大

車無輓小車無軌先儒以大車爲牛車小車爲羊
車羊車轄端曰輓牛車轅端曰輓說文輓亦作輓理或然
也詩曰役車其休周禮曰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先儒以役車爲牛車是也以棧之車爲役車非也

禮書卷第一百三十七終

禮書卷第一百二十八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戎路

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
之萃戎路卽萃路也晉樂鉞曰吾有二位於戎路
襄十四年左晉侯獻楚俘王賜以戎路之服僖二十八年左乾
時之戰魯莊公喪戎路莊九年漢淮之軍楚鬬丹獲
戎車桓公八年皆其君之所乘者也然周之鋒車曰元

我秦之兵車曰小戎。則曰廣車而下皆戎車也。特
不謂之戎路爾。車僕止師共革車會同亦如之。戎
僕掌馭戎車。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會同巡
守主雖不乘戎車。猶共以從。不失備也。

廣車

車僕掌廣車之萃。春秋之時齊伐衛有先駟申駟
貳廣啓肱大殿。襄二十三年鄭人賂晉侯有廣車輶車
襄十一年晉楚之戰有左右廣。宣十年鄭射大御廣而行
襄二十四年史皇乘廣而死。定四年鄭氏曰廣車橫陳之
車。

闕車

車僕掌闕車之萃。邲之戰楚子使潘黨帥游闕四
十乘從唐侯爲左拒則游闕者游車補闕也。

萃車

車僕掌萃車之萃。鄭氏曰萃猶屏也。對敵之車也。
孫子八陣有萃車之陳。

輕車

輶車

車僕掌輕車之萃。鄭氏曰輕車馳敵致師之車。孫
武曰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則馳車輕車也。詩曰輶
車鸞鑣。爾雅曰輶輕也。鄭氏以輶車爲田僕所設。

驅逆之車又以王制佐車爲驅逆之車然田車以木戎車以革則驅逆之輕車與馳敵致師之輕車異也。

臨車

衝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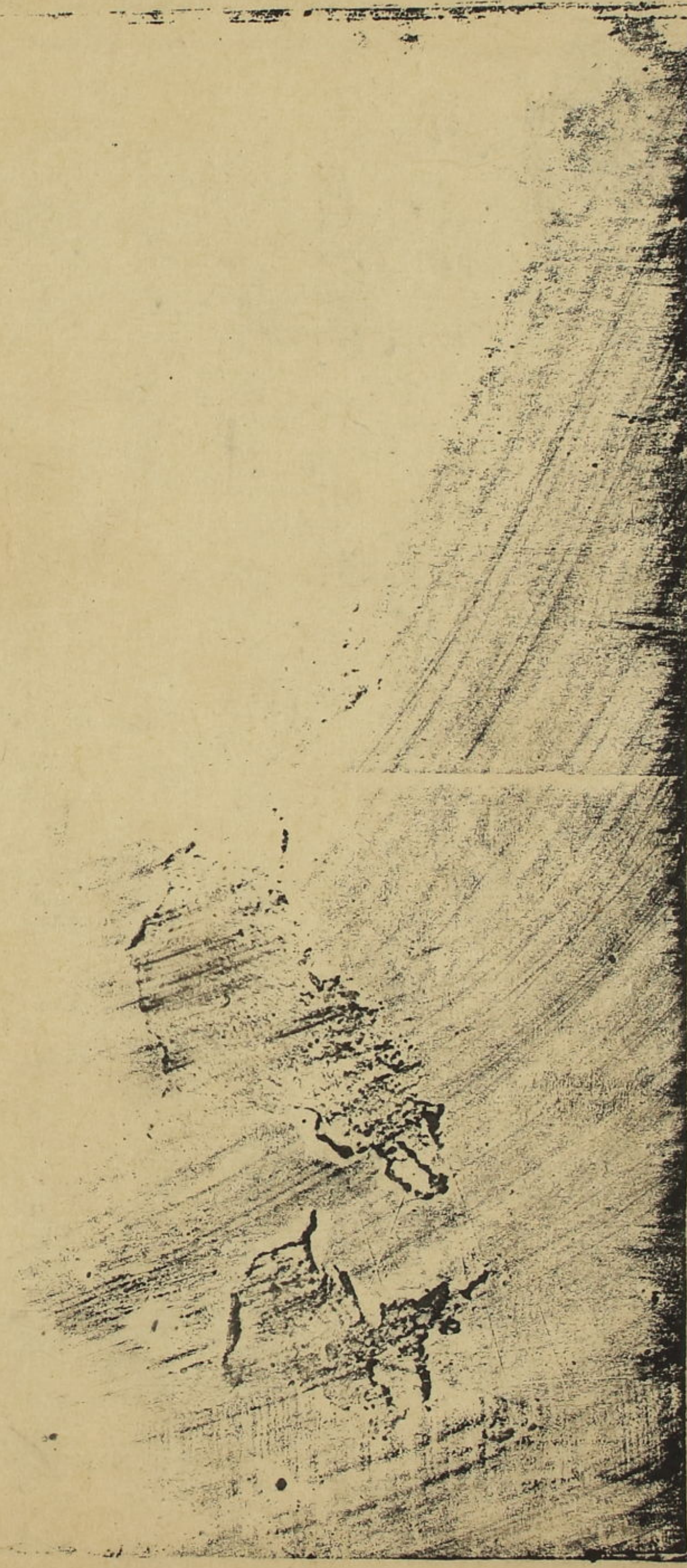
詩曰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毛氏曰臨車衝車也。蓋臨車高。衝車大。高則可以臨下。大則可以突前。故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荀卿曰渠衝入穴而求利。楊子曰衝不齊。皆言衝車之大也。衝或作輶。說文曰陷陣車。孫武曰攻城之法。修

其櫓輶輶輶四輪車。蓋衝車之類也。楚子使解楊登樓車以告宋人。蓋臨車之類。

禮書

卷一百三十一

三



410